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董雲申士　參閱

方侍御奏疏

疏　　方日乾

撫恤屯田官軍疏　南畿屯政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于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于開

太祖時衛所軍田以恙

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

于派較肥瘠寬狹不得其宜者有之不特圩畝維

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

迤也以故軍士賠累不堪漸有逃亡者矣

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
率全粮。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就貪一二畝之便。而任
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
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
自非　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
耕之期矣。今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
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

共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若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卽今勘得南京和陽鎭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

量寬二年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于全領。又不患于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剋期可熟。稅額不患于虧欠矣

一曰蠲逋　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

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項、訪得前項無徵粮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儘可自完本戶錢粮、誰肯鬻妻與子、為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粮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若各官俸粮、再無關支之望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粮、通行扣筭、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

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粮、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坍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趨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粮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于此。軍

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曰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為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　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粮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厘。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粮

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蒹菼極目。不勝凄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畫、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

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切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請欲通查各衛堋

荒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畝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粮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

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厘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粮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豆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粮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

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僥倖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著貧軍領佃賠補稅糧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

此亦通融荒熟之法

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著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

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粮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南畿屯政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寔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

淩達、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于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于賑濟，補弊莫急于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于逃竄，坍江補則粥軍不苦于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于此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爲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于公半，其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償足爲納糧贍家之

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為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于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于各屯設立倉廒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衞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廒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

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課議疏濶事寢不
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
奉命以來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
分為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
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
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成之際
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
折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
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廒若遇有大

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厫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厫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稍穀益多、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　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湖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

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于嘉靖八年已經遵命處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爲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粮情狀到臣最爲困苦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粮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粮存實係獘政屯種貧軍難以

包賠。極貧之户。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爲分豁。誠恐賠納稅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抛荒。如蒙乞敕戸部轉行南京戸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沒。並與分豁。額糧虧缺。卽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國課不缺。窮軍亦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宋存楽端木　參閱

呂司馬奏疏

疏　　呂光洵

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江南水利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

乃畧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路漸湮、有司者旣不以時奏　聞、而民間又不肯自出其力隨處修治遂至於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槁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治、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爲命、伏蒙　皇上憐其疾苦、　詔蠲常稅數十萬不、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

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為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為五事、仰俟　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

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 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

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幷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幷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

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瀦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瀉金壇瀉溧港等河以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瀉常熟之北凡國隱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

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

瀦浦引注于江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薄則河

吾鄉有塘長之役昔以修塘也今但以濬河耳

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

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

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

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

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之勤苦救死不贍不暇

方之田水旱無備者止以無

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

溝洫圩岸故耳

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

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

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罔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疏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　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湮茹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

則啓而不閉以宜其滋志稱踰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雅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横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

久而不壅蓄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踏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旣不可加斂於民。而 內帑又不敢[illegible]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

欺者。將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此項在今日更不可望矣）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粮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徒有力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

不足則繼之以賦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荒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不待較而知也。

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為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嘗仰稽 先朝大臣奉 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

忱功効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有過人者益亦　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　國達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　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功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

財而價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悛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垚丹徒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縉等面議可否皆以為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陳之　上開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舉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淤澱

豐衍。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於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於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爲此三者而後

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　皇上仁明獨斷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簡　集

說　龔輝

採運圖說　川蜀採木

公奉命採木於仁壽宮故作此說

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內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

刀槍木殺人剮腸猿猴菩薩嘍虎陷鬼蛇退馬散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　羊角雞肝臊虎喂賊落肴結髮雷鳴混陣甕柄剪刀閻王老虎帚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灘成八害睚目萬人之類頗名恩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氷磴崎嶇萬狀攀木緣崖索橋傴僂扶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飛越作跋踄艱危嘗

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自古爲然而況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叠巘、限隔高下、其爲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

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
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
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
以鬱烟瘴雨之所侵淫，饑渴勞瘁之所摧奪，鮮不及
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泉，
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游移前卻，日不能以一
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
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流，上自
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

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扳頂頓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

十有八公私耗數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遇為筏以二十三斗為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為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疲弊隱不自膏野草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受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用營建所需之故而傷 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萇楚之詩為

之於邑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穚李沈嗣選仁榮　參閱

歐陽南野文集

疏

歐陽鐸

二王禁中成婚疏　二王婚禮

查得大明會典、親王婚禮、洪武年間成婚在皇城內、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奩牀帳等物、至

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　知、至日　妃家備鼓樂迎引從午門東角門入、鼓樂止於　闕西、妃母或親戚入內陳設、弘治年間諸王先期移出　皇城外府第、妃家鋪房、各於其府、前項禮制、先後不一、臣等看得　親王婚禮、關係大典、而先後異同如此者、蓋緣我　太祖高皇帝、以父皇婚子、是以就　禁中成禮、將之國而後出就外府、我　孝宗敬皇帝、以先皇婚弟、是以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仰惟　皇上德配　皇祖、　天錫純佑、　二王睿質夙成、選婚協

旨、皇上以文皇爲子納　妃蓋自　太祖　成祖之後百八十餘年所僅見者比之宣德以至弘治年（此與當有異同）間皆以兄皇爲弟納妃事體旣殊禮制自異臣等竊惟今日　二王婚禮似當從　皇祖之制鋪房合巹皆就禁中成禮臨當之國乃出外府伏乞　聖明裁定庶臣等開擬儀注不至錯誤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着於各府行禮、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乘，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貽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為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絕，而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之印不可毀，乃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親王轉

奏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悉受　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釁。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實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爲宗藩所汚者、朝廷曲赦已明、曠恩不當復）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　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

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　朝非若將軍中

名假皆以終其說補也

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為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為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　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

術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令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為說。竊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以搖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 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机又可測知。且 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

覆奏。伏望 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翁溥

蕭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 交

城 襄垣 慶成等府事例。將 建安 樂安 弋

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

請名封等項。其冠帶 石城王朱奉 明旨復爵。難

遠比照 郡王行事。當與 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

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 鍾陵與建安爲

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爲近。合無

將 鍾陵一府。分附 建安 石城。 瑞昌二府。分

附樂安。臨川 宜春二府分附 弋陽。一應該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 表箋。慶 賀救護隨府行禮。其三府迎接 詔敕。則輪遞從尊。庶覬覦之漸可杜。大競之端可息矣。及照 獻惠二王。大宗廟祀本非小宗支庶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 欽定一王。奉祀 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爲順。再照各該府幷分附府分各 宗室儀賓。仍乞降 勅一道。俱照嘉靖十五年題 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

郡王鈐束關防。其　樂安　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信行事。　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徼　進另行具奏鑄造。　弋陽王印。候　冊封之日再行頒給。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　請施行。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　宗室予奪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這事情你每既議擬停當。着各府分管。不許再來

擬奏、

中尉女授宗女宗壻名號疏　宗女

切惟國家大事、祖宗之制所當申明、時勢之窮、所當變通、二者議政之大經也、照得郡王孫男、祖訓有六世以下、世世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世不復及焉、夫祖訓於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豈獨缺畧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以封號給以祿秩、非惟勢有所不能及、而恩亦有所不能溥

者、此　祖訓之所以不載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米
比曾孫、孫女祿米、僅比六世孫。　聖祖深遠之慮、可
推而知矣。况女既有歸、則其夫家生業、足以自贍、
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爲恩、固不必强勢之所不能。而
盡授以封號祿秩。此則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
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
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
女二十八位。通計百二十七位。未爲多也。而當時祿
米已不能全給。藩府纔本色六千石。秦府魯府唐府

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又嘗於數內分撥。俱不滿萬石之數。蓋天派日衍。税粮有限。祖宗預計其必然。而遠爲之慮者如此。今各親郡王將軍中尉。計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其位數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其來者尚無紀極。而親王本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

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會計者。且民間稅糧有減無增。豈惟將來莫知所處。即今在在已無措矣。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該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況官吏俸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前此豐林王台瀚奏要限定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夫台瀚亦郡王也。豈其獨不

欲富而爲此言哉。蓋以宗室祿糧雖有定額。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數懷觖望。有司鉠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格。國計無繇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從其自便。各治生業。爲兩利也。夫　祖訓所載者。祖宗時亦不盡足其數。而豐林王尚欲爲裁限。況中尉之女在　祖訓所不載。乃當祿米無措之日。而欲於　祖制之外。盡授封號。徧給廩祿。臣等實未見其可。此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又查得靖江王府鎮國等中尉之女。俱遵奉

祖訓例不授封。今秦晉等府。其初則與靖江府親疎少異。既傳至中尉。則其女同爲　皇家祖免以下親之女矣。伏乞　皇上推廣聖祖之意。裁成昭代之制。凡各王府中尉女。及選配子弟。合無聽本部題請

聖恩。授以宗女宗壻名色。仍給與冠服婚資。其冠服宗壻視文職。宗女視命婦。出鎭國位下者。冠服七品并婚資共給銀百兩。猪羊各十隻。出輔國位下者冠服八品。并婚資共給銀九十兩。猪羊各八隻。出奉國位下者。冠服九品。并婚資共給銀八十兩。猪羊各六

隻俱行各該布政司關領其宗婿就各該王府冠帶謝恩不必赴京仍聽其自便不必在府隨衆朝參有司以禮相待照品官例免其雜泛差役如有志科舉者聽提學官比照教官科舉例考選進場蓋郡王子孫祖訓猶許其出仕則宗婿可以類推矣擴祖宗有限之制而溥皇上無窮之恩酌時勢之宜而盡變通之道臣等愚昧不勝拳拳其奏府奏請鎮國等中尉秉㩁等各女婿選如蒙皇上允臣前議裁爲定制容臣欽遵題請施行嘉靖三

十二 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准議行

覆朝鮮王請收買律管疏 屬國樂器

准朝鮮國王李昖咨稱議政府狀啓該禮曹呈備奉常寺中本寺厚貯律管俱各損舊致使編鍾等器不相和應又兼本寺該用各樂原習於 中國近來訛誤居多無從校定查得洪武三年二月內該高麗恭愍王移咨都省乞於中國樂工內擇取精通衆音者二人發送傳習當准回咨著將合用樂章令習學人

親齎赴京習學永樂三年四月內又該本國爲因宗
廟社稷樂器損舊咨請禮部齎價當蒙本部奏奉
太宗皇帝聖旨樂器與他欽此將樂器給賜外竊蒙
屢朝 皇恩實出尋常即今原用律管歲月旣多所
差益甚兼該寺訛傳已久漸失其眞合無差委樂官
前赴京師投定等因爲此令差樂官一員樂師三名
齎帶價布跟隨賀至陪臣前赴京師煩爲轉達特許
收買及行太常寺選樂工投 以同 聖朝律度量
衡之制等因備咨到部看得朝鮮國王李峘咨稱律

管損舊音樂訛誤乞要收買及校習各一節爲照朝鮮之事 朝廷職貢甚謹 朝廷之待朝鮮恩禮素優其所稱洪武永樂年間事例盖備述我 太祖
同一原因罪概此而今昔盛衰之際使人流涕
成祖恩遇之隆以深致其慶望之意故有今日且正朔所及量衡必同而況管籥音律爲禮樂之大者豈敢不請 聖朝擅自制作其所據陳請似應 俯從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太常寺選取精通音律樂舞生二名與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校正其律管合無 俯從收買惟復 特恩頒賜以示優禮嘉靖三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律管着賜與、

覆請勑諭倭夷疏　勑諭倭寇

臣等看議得聖王馭夷因時制便各有攸宜日本於國家雖非請封受冊、頒曆朝正之國然自永樂以來許令十年一次入貢至則豐其賞賚通其互市蒙　恩甚厚乃今納我逋逃王五峯潛藏彼國糾引夷醜入寇沿海州縣大肆焚掠所據巡視浙江右僉都御史王忬南京吏科給事中張承憲各奏請　勑

旨責諭一則欲因其懷恩曉以大義使縛送拔華之賊一則欲絕其封貢震以　天威使殄殲猾夏之衷蓋因覩事勢急迫多方消弭足見諸臣悉心籌慮但要責付朝鮮琉球傳諭須待二國使至令通事譯審果與日本原無仇隙舊通往來然後請給庶幾付而必受受而必達及查　祖宗朝未有　勅付隣國宣諭之事防微慮遠蓋有深意又日本素稱貪狡習爲悖驁　先朝數因事須降　勅旨曉諭俱未見輸誠悔謝之奏至嘉靖初年貢使宗設構亂擄我職官宋

璡等以去。聖怒赫然。阻絕其貢。旣而鎭巡官爲之
懇請荷蒙天度優容。不追旣往。而役王亦未曾將
宗設等縛解。宋璡等送還。止據夷呈稱諸人俱已
遭風亡沒。竟亦莫究的確。跡其平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言語化誨。而震慴之者。夷情叵測。國體攸關。臣等
參詳各官所請。本欲紓急目前。今倭寇旣退。似可且
停。合候命下。備行巡視都御史王忬。深察此夷譎
詐反復。即今但申嚴祖宗備倭之法。其勅旨宣
如此處分最為得宜。○○○○○○○○○
諭一節。付與琉球朝鮮旣無舊例。合待日本貢使至

日酌量時勢緩急另行 奏請臣等奉 命查議不敢不竭其愚、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

朝鮮擒獲倭犯疏 褒獎屬國

該朝鮮國王李峘、奏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

欽此、臣等謹欽遵 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該

欽差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右僉都御史王忬、題稱倭寇流刼閩浙沿海地方、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璜、奏報山東靖海衛地方倭

冦登岸放火殺人等因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通行

沿海地方嚴加隄備去後又查得嘉靖二年十一月

內該朝鮮國王李懌奉稱倭奴打攪　上國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差刑

曹參判成洸昌賫領前來等因奉　聖旨倭賊構亂

懼罪奔逸朝鮮國邊臣擒賊幾盡又搜獲被搶人口

國王李懌差官押解伴送前來具見忠順寫勅褒諭

奏內事情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兵部議擬國王并

領兵官俱應賞賚其齎本押解官員人等宴賞之外

比照各邊報捷人員事例加賞等因節該題奉
聖旨、是、朝鮮國王李懌忠順可嘉、照前旨寫勅、賜銀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差來陪臣成洗昌、及領兵官蘓洗讓李繼長鄭永謙吳堡黃琛孫仲璥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賞去、其餘從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來說、欽此、又該禮部查無外國獻俘賞例、止查照本國進貢賞例議擬題奉　欽依、各陪臣於
賀至　欽賞外、刑曹叅判賞織金紵絲衣一套、綵段

四表裏折鈔絹五疋書狀通事幷押解官俱每人賞
素紵絲衣一套綵段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
每人賞絹衣一套折鈔布各二疋俱與靴襪各一雙
今該前因行據禮部主客淸吏司提督會同館主事
張東周呈稱譯審得朝鮮國差來陪臣二起內一起
刑曹叅判李澥書狀官成義國通事安自命崔洗協
高彥名金希緖吳洗良軍官洪守讓呂門望唐彥弼
駐詩鄭壽朋李碨權士禮從人朴孝欽李福齡末享
石伊莫同李漢仍孫李原宗共二十二員名係慶

賀冬至令節、順押捉獲倭犯人員、據此臣等會看得
倭奴無道、冠我海濵、朝鮮國王李㬊一聞　賀節陪
臣傳說、即令沿海地方、整點嚴備、預防奔逸、旣擒獲
倭犯、及銅銃木牌等器、即差賀至陪臣管押解　獻、
仰候　朝廷處斷、具見本王恪愼守藩、忠誠效職、伏
乞　皇上降勅褒諭、仍特加賜賚、用旌奉藩之忠、領
兵等官、南致勤金中烈金景賜金贇金鐪李善源金
仍愼之祥、或指授方畧、或奮勇接戰、俱各有功、與管
押功曹叅判李澯、相應比照嘉靖二十年例、給賞銀兩

紵絲靴襪書狀官成義國等通事安自命等軍官洪
守讓等從人朴孝欽等俱各押解有勞亦應比照前
例加賞段絹靴襪合候　命下禮部開坐　內府該
衙門關出銀段等項先將李澤等委官於賞房前唱
名給散其　欽賜國王并　欽降勅書俱付陪臣李
澤賫捧回國啓王祗領其賞賚領兵官者亦付李澤
順帶啓王　頒給仍備將會議緣繇一各法司將望
古三夫羅等犯并銅銃木牌等器究問審驗明白徑
自奏　請定奪一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海道都御史

王仔。益嚴姦民私通倭奴防禁。一咨行本王知會。一體欽遵。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聖旨。是。

覆交城王奏討樂戶疏 王府樂戶

看得交城王。奏稱該府分封。另城居住。獨無樂人應用。及稱各樂雖解府應用。原非管束。以致隨奏隨逃。要奏討管束一節。該司查據節年事例。慶成等一十一府。俱另城居住。俱是遇有公務。暫撥樂人應用。則不特交城一府。獨無撥與樂人。又本府自正統

二年分封至今、一百一十餘年、未見缺少樂人、廢失典禮。又樂戶郭義等、素隸有司、管束、亦且不免逃亡。豈有王府管束、便能使之不逃。及照各王府、設有樂戶去處、往往致各　宗室縱恣淫慾、甚者花生子女。瀆亂天潢、以至奏革名封。本部方欲題請議處、用圖保全宗室。兼恐有等無籍樂人、利於投入王府、公行影蔽他人、躲避有司繁雜差徭。又或各王府下人、借此招引無賴、增樹爪牙。張勢生事。甚則窩隱盜竊賭博之徒。有司不能禁捕。俱屬不便。以故本部每遇奏

司樂戶。未敢輕易題覆。今本王又有此奏。必是府縣有司。肆意慢忽。凡遇本府行禮之期。不以樂戶人等依期撥送。以致奏請不已。抑恐或有前項躲差。及招引等情弊。俱合查究。爲此合咨貴院。仰煩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即查各樂人。如有營求投入影蔽避差情弊。徑自究治。或是本府下人。意圖招引無賴。就行本府教授。啓

王嚴加禁約。如是府縣有司不行依期撥送。亦要着落守巡該道督責。不許怠忽取罪。仍查西河陽曲二府。與交城同分封平陽府地方。見今二

府迎接　詔勅拜賀節令。及冠婚喪祭等禮。合用樂人。府縣作何應付。應否與交城府事同一體。希將查過緣繇回報以憑施行。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勅寺疏　勅陝西寺

該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敎寺番僧。令占思行奏先於宣德二年。奉　欽命差太監王錦羅王杜馬林等起調陝西都布二司軍民人夫。勅建寺院一所。給與護　勅二道。賜額大崇敎寺。奉兵工二部勘合。本衛撥發軍匠劉友等五十名。專一在寺看守。後成

化三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燒燬、三十餘間、後遺　鑾
駕等項殿宇二百餘間見存、將軍匠劉友弟三十名
各調城操、成化十三年七月內、奉兵部職方清吏司
勘合、本衛仍撥原額軍匠郭玉徐來保等二十名、在
寺看守　鑾駕供器等項、本衛亦不係調用人數、俱
係木鐵等匠、至今一百三十餘年、見有勘合本衛印
信帖文存照、近年以來、被本衛千戶張德、軍吏孫大
經千文同官羅四張鈔二等、不遵　朝廷勅諭　合
朦朧徃徃攬差軍伴到寺、將原撥軍匠郭玉等二十

名內調去朱友亮楊保兒原保曾義姚李加狗等六名俱發各項當差本寺止遺郭王徐來保等一十四名又不時差發占用今本寺年久坍塌數多缺乏人匠無人修補殿宇有壞　鑾駕等物是令占惡竹等衆僧倘蒙各邊調遣撫化番夷後遺　鑾駕勅書等項無人看守係是邊境一時有失難辦　望　皇上恩念　太祖舊制　鑾駕等項乞行禮部轉行鞏昌府巡按御史照舊免撥差役撥補二十名看守修理勅建寺院臣等僧衆祝延　聖壽撫化番夷等因

看得大崇敎寺、遠在邊圉、其僧素能撫化番夷、宣德成化年間、 欽賜護勅、併給軍匠者、無非所以綏懷柔服之意、所據令占恶竹奏免軍匠差役一節、又在彼中、本部無憑查處、爲此合咨 貴院須轉行彼處巡按衙門、即查該寺原撥軍匠若干、是否專爲看守、其千戶張德等、應否差用、如無他礙、徑自酌處、或照舊額二十名。追給補完、或據見在十四名。准免差撥、期 朝廷羈縻駕馭之術寓于中此亦在處置得宜。不失軍衛之體。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

邊疆札要

庶爭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仍將查處過緣繇

轉咨本部以憑查照施行

議

郊祀議　郊祀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勅諭議　郊祀大禮令臣等各陳所見者臣淺陋庸愚何以對揚竊惟二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太祖皇帝兆圜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為　大祀之殿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　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

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　太祖非無爲而變　太宗非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　國典不敢易言耳茲遇　陛下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參之酌之與時宜之是在陛下聖明而已況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畧而後效其愚謹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

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
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
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
其闕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
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
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即宜于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
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
地耳。信斯言也。則旣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

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爲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爲丘。不必於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爲貴可也。臣請備言之。臣按圜丘方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說也。不屋而壇。虞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也。周人不能盡用夏殷之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義。後世又安可盡以爲據也哉。臣惟地配天而無疆

若此則不必紛然聚訟

者也。上下陰陽之辨耳。故與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

然往而不在者也惟精禋馨香之格耳故于丘可也于屋亦可也況　大祀殿蓋取諸明堂且又　聖祖已成之制也　陛下孝子慈孫之心宜未必有他議。　聖意惓惓者獨以合祀非古亦非　聖祖之初耳雖然古者茅茨土階掃地而祭簡朴之道尚難盡復矣而　聖祖更定古制困將來爲可繼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無已則請仍　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天神爲壇以從改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祇各爲壇以從至於各有廟食者各祔其廟不在祀典者

不秩其祀。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而 聖祖之制亦不廢矣。議者以爲祭於屋。親之也。人道也。於帝則可。於天則不可。臣竊謂天帝一也。書言類于上帝。詩言上帝居歆。皆天之所稱也。其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蓋周人報本之祭。則於郊。因事而祭則於明堂。異其名號。以爲識別耳。況籩豆璧帛。與非人道矣。屋何爲其不可。且明堂乃國門之內。聽政之所。猶可以祀帝。今 殿以專祀。不以聽政。而且遠在郊外。亦何害其爲尊。臣伏覩 聖祖有云。今

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大哉言也微臣願　陛下率　聖祖斟酌損益之道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爲仍　大祀殿以祀帝而別兆圜丘以祀天臣以爲嫌二壇也夫祭莫尊于天莫親於祖親者之祭尚不欲數而況於尊者乎祀祖不可以異廟祀天可以二壇乎周之明堂王者之堂也而因用以祀猶之辟學以教也而養國老於是釋奠於是獻馘於是故無二壇之嫌耳臣伏覩洪武二年翰林院學士朱升

議齋戒之期。　聖祖諭之曰。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於臨祭齋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大哉言也。七日尚恐其久而易怠。二壇不慮其瀆而不精乎。臣願　陛下法　聖祖防怠致精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為冬至祀圜丘。季秋享明堂。周禮也。今從其明堂之享。則用冬至也何居。臣竊謂　大祀殿。非明堂也。稽明堂用屋之義耳。況冬至亦據一時言之也。記曰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大周始用至則古者各從其始不必皆用至矣記又有卜郊作龜之禮春秋有卜郊不從之文蓋周人始用至而遐辛其後則用辛而卜吉然則繼周者卜日而祀可也抑周之用至也十一月為歲首也徹事也然則繼周者卜歲首之吉可也況今祭器祭服祭樂皆非周禮獨至日從周乎哉臣伏覩聖祖有云祭於歲首正三陽交泰之時大哉言也微臣願陛下法聖祖通變從時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謂山川之有壇古也今改以祀地則

遂廢矣臣竊謂山川從祀於地有專壇焉惡得謂之廢日月山川一也我 聖祖初有朝日夕月之禮後以既從祀矣遂皆罷祭則亦謂之廢乎且山川之專祀臣固疑之矣疑古者社以祭地也而在國內山川不得望也故別為壇也今既望矣而復專祀不已繁乎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我 聖祖亦云自洪武十年更定社稷于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大哉言也微臣願 陛下法 聖祖去繁就簡之意要百世可繼之統耳臣又聞特損則二簋可

享。時絀則舉贏非宜今　陛下視今爲絀耶贏耶。擷耶盍耶。夫敬　天莫大於勤民。崇禮莫要於修政。伸惟吾　皇上究心民瘼。恫瘝在身。　皇天享德。勿問可知。惟願吾　皇上益修勤民之政。上克當於　天心。深致舉贏之戒。下不傷於民財。則成周之儀文不必偹。而三代之治功可復見矣。臣愚不勝惓切恐懼之至。

序

刻西關志序　四關圖志

山蟠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蒼天作險固、以限隔夷虜、而保奠夫　皇極者也、斷岡陂陀、可以連亘結騎、則建置關戍、截遏寇攘、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利、王公設險守國、蓋自昔慎之矣、居庸關北枕　京師、迤西而南爲紫荊、爲倒馬、爲故關、關戍大者凡四、與迤東山海諸關、並稱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關城堡、謹斥候、蒐卒伍、簡軍實、禁奸蠧弊、與滯舉廢、　賜璽書重其權任、而西關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强胡、內逼陵寢都城、及畿甸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繫尤重、關

舊有圖。按而索之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載。若古小史外史所掌。土訓誦訓所道。皆經畧者所欲知之有不可缺者。御史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繙案牘葺四關之故。著西關志。四關各爲卷。而冠圖於卷首。總圖冠居庸之首。諸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來徵予序關之設以地制勢以勢制勝志所載於天星野。於地疆域形勝山川物產。於政城池軍馬倉庫教場。征徑歲月屯堡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察禨祥之變。以知險夷迂捷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奇掎角之機。以考

容保綏懷調度畺疆之畧而制勅章疏藝文以盡今昔興革之宜其於天地人事之紀燦乎可觀矣王君按西滿歲所罷行建請具有倫要而其深憂遠慮蓋剝膚隱屏之患有覩之無形而索之無端者志亦畧見其微焉予旣才王君又因以知其經世之猷嗟夫制治不及亂保邦不及危君子其必有同君之憂而慮之及早者

記

羊角水堡記　羊角水堡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惠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藪谿、時出沒剽劫、而安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爲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襲長沙營掠雩都信豐贛諸縣爲擾。以北則攻會昌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爲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卒隸會昌守禦千戶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相爲聲援。蓋古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餘千家。數遭毒虐。守備官兼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

而堡益孤懸矣。嘉靖癸丣大中丞東崖虞公、撫臨茲土、既擒捕諸縣逋寇、乃營復長沙營使守備守部兵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私民羣聚來訴願自出力築城爲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兵備副使薛君甲薛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僻枕山隈。與民君相去里所緩急非益。譬以民委盜。而爲之資糧館舍者也。如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藉卒爲壯。小警自可支。卒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奮武。遏其奔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狠顧。恐吾議

其後制勝之上也。報公公可開之撫按。撫按辦舊甲勅所司。并心一力。檄須公畫乃度地計功。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奇。闢門三面。公館中宿。屹然巨鎮。表裏鞏固。盜不敢窺。郡縣吏士中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國家置總憲行臺。控江湖閩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 璽書行便宜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為安危。其

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
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常畧以為兵機戎政　璽書
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為提督者或以
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為撫按者亦以其位
之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權撓於參
惟而大乃所以為智
尸惟東厓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
蒐卒伍中賞罰相機宜摘發奸慝落其牙距薙厥孽
蘖四破日靖軍聲大振猶惧變生所忽翻顧以求若
將不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柄幾灼情動罔弗聃

據按諸公。亦惟忠于謀國。不私有已。凡。公。所。晝。或。開。而弗議或議而弗違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乘時遘會。不牽道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隳於參。數於需。獨此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甚鉅而所關至重。保障係乎一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論其成。以為理國者。幸是道而繇之。庶績可幾而凝。非謂東厓之功。為極乎此也。

推拓得勢